

方文山&陈小奇：乐坛“中国风”会流行多久？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 周欣怡

一首歌至少沉淀20年才能成为经典

日前,由周杰伦担任总策展人的跨界艺术展览“艺起‘杰’作”(广州站)在广州人民艺术中心热展。该展览集结了20多位世界级大师级艺术家作品,参展人中既有安塞姆·基弗、乔治·巴塞利兹、马克·布拉德福德等国际知名艺术家,也有喻红、徐冰、张恩利、郭承辉等国内知名艺术家。记者在展览现场发现,不少作品体现出当代流行文化与经典文化的融合。

“我长期以来从事歌词创作,将文字与音乐结合。但假如歌词离开了音乐,它还能以怎样的面目呈现?这就是我最初的创意来源。”著名作词人、周杰伦的“黄金搭档”方文山在展

览中带来装置作品《菊花台西夏文》。他将“中国风”元素融入歌词创作,以西夏文书法的形式篆刻流行歌《菊花台》的歌词,探索歌词文本的立体可视化。

而在著名词曲作家陈小奇看来,歌词与艺术装置的“跨界”体现出流行音乐文化的包容性,也让音乐作品呈现出更为多元的状态。近些年来,随着大众文化领域中“国潮”涌起,借助音乐流媒体和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,“中国风”歌曲已成为流行音乐中的一股新潮流。

近日,方文山和陈小奇分别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。



方文山

创作“中国风”是偶然,没想到这么多人喜欢

在个人艺术上的突围?

方文山:我觉得更多是一种转化。因为“突围”给人的感觉是在某个领域遇到困难,才去突围。“转化”更有趣,转变创作的想法和概念,比如说,音乐上的创作“转”了一下,视觉的收藏或者是策展,就是另外一个领域了。

羊城晚报:您创作的歌词里有不少“中国风”元素,比如《菊花台》《青花瓷》《东风破》,为什么把具有古典意味的文学意象融入创作中?这是一种必然还是偶然?

方文山: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,我认为这是偶然。因为当初你无法预见5年、10年、20年后流行音乐的现状。我偶然间选择了这种创作题材,没想到这么多听众喜欢古典情怀与流行音乐相结合,他们的支持鼓励变成我们继续走下去,必然会这么做的理由。

创作来自一个人的价值观。首先你喜欢这样的文化土壤、文化氛围,然后你会有归属感,就往那个方向走。应该说,我创作的大多数歌词并不是大众所说的“中国风”,只是“中国风”容易被讨论聚焦,容易凸显出来。因为“中国风”的歌词更有被讨论的空间,所以会被关注。这也造就我创作出很多所谓“中国风”的歌词。

羊城晚报: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?

方文山:只要作品可以被人家记住,都是好事。纵使人家帮你贴标签,说你只会创作“中国风”歌词,或者只关注“中国风”而忽略掉你其他的情歌。因为竞争激烈,你在某个领域被人家记住某几个风格、某几个作品就够了,所以我算是幸运的。

文字创作应该还不至于被AI取代

羊城晚报:您如何看待AI生成的流行歌曲?

方文山:现在不只是作词、作曲,摄影、摄像甚至做海报都是人工智能生成。这是一种普遍现象,你没办法阻止,但是它慢慢沉淀下来。你会发现,有些事AI还是办不到的,因为我看过AI生成的歌词文本,看起来好像并不差,但它不能凸显作者的独特性。看久了,会看出这种歌词是机器凭大数据去拼凑出来的,跟人的创作还是有差距。未来可能某些领域会被AI取代,但是文字创作应该还不至于。

羊城晚报:在您看来,如何创作出不易被AI取代的流行歌曲?

方文山:大家不会宣扬某些

歌词是AI写的,因为它不能“加分”。而如果歌词出自曾经获得著名奖项的某位青年词作家,大家就会在情感上“加分”。我觉得应该让自己的创作有风格,让类别显而易见。大众一听到就知道某种风格出自哪个词作家,就能产生品牌效应,不容易被取代。

羊城晚报:您创作了这么多,会遇到瓶颈吗?

方文山:我认为各个领域都有瓶颈吧,差别在于瓶颈是什么——是写不出来?还是写得没有以前好?还是你觉得又重复了?很多时候,个人遇到的瓶颈与其处世态度相对应。如果一个人只求交差了事,他哪会有瓶颈?如果对自己要求比较高,发现在写的题材以前用过,或者在描述的事物以前写过,就会遇到瓶颈。

羊城晚报:写不出来的时候会做些什么?

方文山:我有时候写歌,发现某个词语、某种形容夏天的感觉以前写过,就会回去找以前的歌词。如果发现重复了,想不到更好的,就可能有瓶颈。解决方法也很简单,暂时不碰它就对了。你去做别的事情,等思绪转换后有新的想法了,就不会和以前的文字重复,或者不至于跟以前的创作概念一样。

转换不等于照搬

羊城晚报:近二十年来,流行音乐混合了多种元素,比如西北风、R&B和摇滚等,您如何看待21世纪以来诞生的“中国风”?

陈小奇:90年代才出现了“中国风”歌曲的提法,事实上,刚开始也只有小部分作词作曲家创作“中国风”歌曲。直到2000年前后,“中国风”歌曲创作才掀起新的高潮。周杰伦的“中国风”歌曲是其代表之一,其根本原因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、民族自信心的提升,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有更多自信,受众才会主动去听更多带有中国元素的流行歌曲。

羊城晚报:“这一张旧船票,能否登上你的客船。”一首根据唐诗《枫桥夜泊》的意境创作出来的流行歌曲,1993年被毛宁在春晚唱红,火遍大江南北。您的“中国风”歌曲创作又是怎样开始的?

陈小奇:我从小接触唐诗宋词,自己填过格律、诗词,大学读的也是中文专业,在创作时会下意识地把中国诗词歌赋融入流行音乐当中。我应该是内陆最早创作“中国风”的作曲家了,虽然这类作品只占了我的全部作品不到十分之一,但已被社会贴了这个标签了。



陈小奇

中国流行音乐刚起步时,受到了社会上的不少诟病,大家都认为流行音乐就是靡靡之音,这是早期上海流行音乐给业界的一种印象。所以我想改变社会上对流行音乐的普遍看法,希望用一些相对高品质、更有文化内涵的作品,去让社会接受流行音乐。另外,受寻根文学影响,大家都在寻找民族的根,由此催生了一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歌曲。

羊城晚报:谈到“中国风”从文字到歌词的转化,您创作的《涛声依旧》里一句“月落乌啼,总是千年的风霜”,让听者联想到古代一艘客船边,人们拿着旧船票等待上船的场景。

陈小奇:如果大家仔细推敲,这首歌肯定有问题吧?古代有船票吗?我把现代概念的“客船”融入词里,所以产生了“船票”的意象。最后听起来好像也没有违和感。

我希望我的“中国风”歌词构建的时空是模糊的,包括后来写的《巴山夜雨》《白云深处》《朝云暮雨》等等。这些歌词是时空融合的,尽量贴合当代人,让听众走进古诗词意境里,仔细琢磨会发现写的当下,表现我们现代人的思维的想法,这就是文学性的追求。

转换不等于照搬,不能把文学经典翻译成现代汉语了事,而是将这些经典作为背景来进行创作。重点是要表达当代人的情感,歌曲是唱给当代人听的,不是唱给古人听的。

歌曲审美已越来越多元化

羊城晚报:如今我们经常看到社交媒体上听到一些“洗脑神曲”,当中不少也带有“中国风”元素,但没有太多能被称之为“经典”的歌曲出现,您如何看待该现象?

陈小奇:周杰伦掀起了“中国风”流行歌的一个高潮,现在刀郎的作品也掀起了一个高潮。但你

说刀郎的作品最后能否真正成为“经典”,目前我认为还为时尚早。这些作品最终能流传多久,还需要经时间的检验。但我觉得刀郎确实在歌词的“中国风”和文学性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探索。

可以肯定的是,“中国风”仍将是很多音乐创作者进行探索的风格。我相信,接下来的“中国风”流行歌曲还是大众心目中最主要的

一种选择。

羊城晚报:在您看来,一首流行歌曲要经过多长时间,才能被称为“经典”?

陈小奇:我对“经典”的定义是,首先必须是广泛流行过的,还必须代表了所在时代的最高水平,此外,这个作品至少得有20年的沉淀。如果经过20年,大家还能记住这首流行歌曲,那么可以说它是经典作品。

另一方面还要考虑文化界的评价,“经典”最终要得到文化界的认可,而不是纯粹靠流行度。我曾经说过,浪峰与高峰的不同之处在于,浪峰是起伏不定,但“流行”只是浪峰,它会有时候很高,但到顶峰后会降下来,是站不住、站不稳的。因此,经典跟流行作品大有区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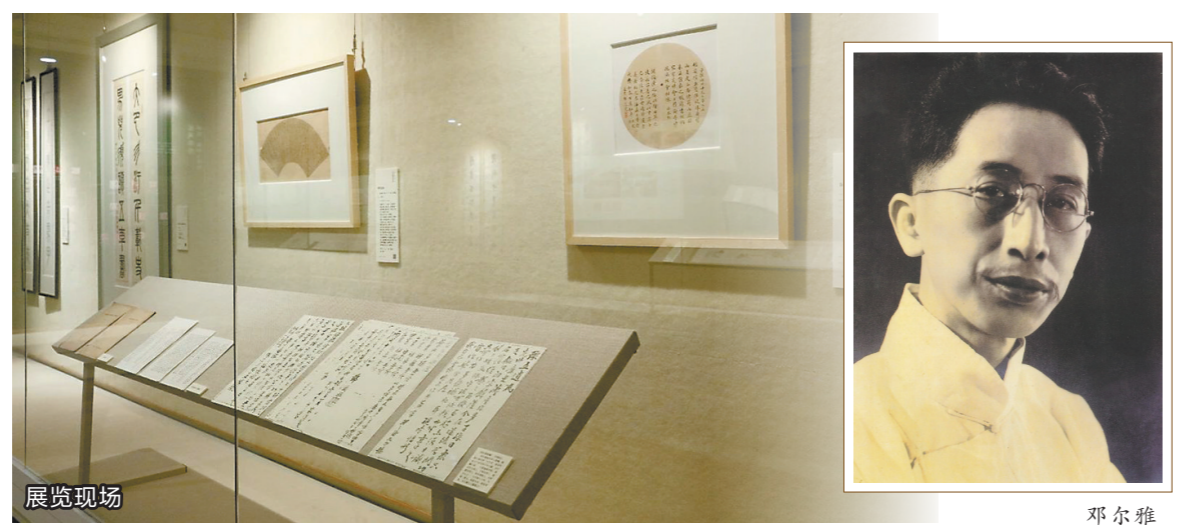
羊城晚报:在今天,流行歌曲还有可能成为文学经典的另一种载体吗?

陈小奇:流行歌曲可能成为文学经典的载体,但能否成为具有影响力的载体就不好说了。我希望流行歌曲词不仅能把古诗词引进去,还能作为现代诗歌的一种创作方式,把诗境及内涵融入歌词创作之中。

我一直在寻求这种平衡,将古典诗词的意境、现代诗歌的写作手法以及当代生活的感觉,三者融为一体。实际上,现在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全国人民同时喜欢上同一首歌的现象已经少之又少了,歌曲的审美已经越来越多元化。

金石书画艺 一脉尽风流

邓尔雅诞辰140周年特展在东莞开幕,展览将持续至3月23日



展览现场



邓尔雅

“金石刻划冠平生:邓尔雅的篆刻”与“四体兼参八法工:邓尔雅的书法”是展览重头戏。

邓尔雅一生主要以治印、鬻字自给,其篆刻、书法,特别是篆书,最能体现其艺术成就,当中又以篆刻成就最为卓著,在民国印坛享有极高的声誉。他的印风深受邓石如、黄牧甫影响。

在20世纪新文字材料不断发现以及新知识的态势下,他在黄牧甫的基础上,不仅博涉古玺、砖瓦、铜镜、碑版、陶器、青铜、甲骨等铭文,更有造像、象形图案,甚至西夏文、高丽文、罗马文等等文字,他将之融合统一,再以上述形式重新表现,形成独特的风格,可以说,他是20世纪前期继承与发扬黄牧甫篆刻艺术的第一人。这次展览,展出了80余枚



邓尔雅旧时图卷(局部)

印章,另外还有30余枚各个时期的印章印花,包括姓名印、斋号印、诗词印、佛像印等等,有仿邓石如风格、仿黄牧甫风格的,也有以金文、甲骨、砖瓦、造像等人印的。除印章实物展出外,还附上印花、边款拓印。同时,展览中还辅以其《邓斋印谱》《黄斋印谱》等手稿的展示。

这次展览共展出邓尔雅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30多件套,其中不少作品为首次展出,来自莞城美术馆、莞城图书馆、广州艺术博物院等多家机构。他的篆书,以端庄工整的小篆为表,结字参用周商甲骨文、金文的结构,喜用奇字、僻字,每一个“奇字”都能经得起推敲,这是运用许慎《说文》建构篆字字头的大融合方法的成果,展现了邓尔雅对文字源流的谱牒。

他的篆书作品笔面融翰浑厚,布白于平正中见参差,端庄闲雅。楷书学邓世修,又常参以汉魏晋古器物碑版文字,风格劲爽清朗,古趣盎然。可以说,他一方面延续陈澧、黄牧甫“印外求印”的路径,另一方面勇于吸收20世纪新发现的古文材料,加以深入研究,融汇创新,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。

如他为朋友俞亮写的五言篆书联“俞亮洗砚池,凉在伊吕间”(广州艺术博物院藏),这是一对

第十世孙、邓尔雅的父亲邓善镜(1834—1902),同样享有“邓青天”之美誉,有政声,晚年任广雅书院山长,因庚子之乱忧愤交加、肝气郁结,未几病逝。邓善镜及其子孙对东莞本地文化贡献良多,包括经办北京购置东莞会馆事宜、筹办东莞博物馆等等。

展览第一部分“敢言文采述家风”力图呈现邓氏一族诗书传家、爱国爱乡的优良家风,特别展出了邓善镜、邓尔雅手书的家规、对联、遗嘱等。值得一提的是新发现的罗肇辉撰写的祭文、挽诗手稿,该手稿详细描述善镜的生平行状,颂扬其“代有隐德,家承素履”的美德,并详录在广雅任山长时期的学生名单。

展品还有邓尔雅送赠子孙的

州、东莞、韶关、桂林等地生活后寓居香港至逝世。在艺术创作学《文字蒙求》《说文部首》而略知六书体制,打下扎实的小学根基。青年时,父亲南归在广雅任山长,他随侍父侧,得以获观书院中黄牧甫手写的篆图书屏碎瓦,并得广雅一众名师指点,眼界渐开,学问日进。

这段经历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印风、书法的形成。青年时受革命思想影响,关注社会,投身报业及新式教育,参加南社等革命诗社,以手中笔,发时代声。中年以后以篆刻文为主业,辗转在广

本展览共分七大部分。分别是“敢言文采述家风:邓氏一族文化名人及家风”“研艺论文怀大雅:邓尔雅的艺术生平”“金石刻划冠平生:邓尔雅的篆刻”“四体兼参八法工:邓尔雅的书法”“邓尔雅与《文字蒙求》”“良朋知己遍天下:邓尔雅的文友圈”“邓尔雅的朋友圈”。

作为本地望族,邓氏于宋代自江西迁入广东,在现今香港新界、东莞等地聚居。邓尔雅先祖邓云霄(1566—1631),为明代名宦,从东莞竹园迁至县城南街,并定居于此,子孙繁衍。

邓尔雅出生于北京,在江西南昌度过童年,以旁听兄上课,学《文字蒙求》《说文部首》而略知六书体制,打下扎实的小学根基。

青年时,父亲南归在广雅任山长,他随侍父侧,得以获观书院中黄牧甫手写的篆图书屏碎瓦,并得广雅一众名师指点,眼界渐开,学问日进。这段经历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印风、书法的形成。青年时受革命思想影响,关注社会,投身报业及新式教育,参加南社等革命诗社,以手中笔,发时代声。中年以后以篆刻文为主业,辗转在广



邓尔雅篆刻

为让观众更容易“看懂”邓尔雅的作品,本次展览的印章及书法作品均作释文。同时,在展厅中,还展出了邓尔雅的手稿印稿,包括《邓斋印谱》《黄斋印谱》《朱履印谱》等。邓尔雅在这些手稿中解释了每一枚印章的文字来历。还有十多本邓尔雅手写的《楹联集句》,里面记录了数以百计的对联集句,并附记对联的出处与来源。邓尔雅曾说印章及对联集句都要“语出吉祥”,因此他大多选用喜庆、吉祥、正面的诗词典故。

展览还单独一部分,展示其毕生心血草就的四十余万字的《文字蒙求》,还有其《心经释字》(原稿藏香港大学美术馆)手稿。该手稿有28页之多,细列了《心经》中各个字的多种写法,如一个“无”字,竟多达26个写法。另外还特别展示了一通他写给友人的信札,信札中他以考证文字源流的方式,解释了何为“正”为“雅”(他常用“邓尔雅”署名)。

凡此种种,策展团队希望通过文献与实物互证的方式,使观众领略其篆刻与书法独特的古文字学趣味,感受这位“小学大家”的艺术魅力。

邓善镜、邓尔雅,容肇祖等莞邑文化名人,是东莞乃至岭南的重量级文化名片。此次邓尔雅纪念特展,以邓尔雅为中心,回顾邓尔雅丰富的人生经历及卓越的艺术成就,讲述邓氏一族的家风传承,展现岭南文化相承的悠悠脉脉。展览将持续至3月23日。

邓尔雅手书楹联:立身须作奇男子,善处方名大丈夫

莞邑文化名人、古文字学家、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先生曾说:“没有四舅邓尔雅,便没有容庚。”

容先生是名满天下的文字学家,然而这句话并非完全的自谦,其舅邓尔雅是近代书法史、篆刻史上卓有成就的广东东莞名家。先生幼承家学,善文字学,精于鉴赏,才情横溢,诗文、篆刻、书画兼善,尤以篆刻、小篆最著。论者评价他:“近世以小篆名家者,罕与其匹!”

今年适逢邓尔雅诞辰140周年,逝世70周年,2025年1月9日,《一脉尽风流——纪念邓尔雅诞辰140周年特展》在莞城莞城美术馆开幕。展览通过邓尔雅的书画、篆刻作品及相关文献,梳理其丰富多彩的艺术生涯,展示其篆刻、书法艺术的独特面貌以及扎实的深厚的文字学修养,呈现邓氏一族、尔雅一脉近代以来的家风传承、文脉赓续。

展览共展出邓尔雅先生不同时期的书法、篆刻及绘画作品共计120余件,其友朋书画20余件,另外还有邓尔雅不同时期的手稿及相关文献,全部展品300余件,展品不仅数量丰富,而且不少为首次展出。本次展览为近年难得一见的广东近代书法、篆刻名家精品展览。

邓尔雅手书楹联:立身须作奇男子,善处方名大丈夫